

焦菊隱文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5

金喜金万九章 本洛初小
有章所休唐史的高版，首通全
按去典射时统，以去原都你，照共而武，
个故事，及由荒曲四吉来之歌西舞；中涵中
真鼓油秋金口一世能内纳丑发地信创一
市通二十年来外用）新造

文化艺术出版社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新修订版

焦菊隐文集

作人卷

⑤

翻译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RT PUBLISHING PRESS

目 录

现代短剧译丛

译序	(1)
熔石田	(6)
锁着的箱子	(47)
我俩	(76)
受困的人	(107)
天鹅哀歌	(119)
愉快、愉快的杜鹃	(130)
煮扁豆	(143)
大卫大人戴了一顶王冠	(170)
银里子	(193)
汤波生的幸运	(199)
女店主	(210)
说谎人	(291)
果戈理手稿	(370)
安魂曲	(381)

现代短剧译丛

译序*

这一集中所收的短剧，共有十二篇，其选择系依一九二五年再版的“Short Plays by Representative Authors”，edited by Alice M. Smith。该书系近代读者丛书之一。共有短剧十二篇：

- 一、《熔石田》(The Hraun Farm)
- 二、《愉快、愉快的杜鹃》(The Merry Merry Cuckvo)；
- 三、《锁着的箱子》(The Locked Chest)；
- 四、《邮局》(The Post Office)；
- 五、《煮扁豆时过去的六个人》(Six Who pass When Lentils Boil)；
- 六、《银里子》(The Silver Lining)；
- 七、《我俩》(By Ourselves)；
- 八、《梦境中的骑者》(The Rider of Dreams)，by Ridgely Torrence；
- 九、《传布消息》(Spreading The News)，by Lady Gregory；
- 十、《天鹅哀歌》(The Swan Song)；
- 十一、《受困的人》(The Man On the Kerb)；
- 十二、《云蔽的星》(The Shadowed Star)。

* 《现代短剧译丛》，原编者史密斯，译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短剧 12 篇，《邮局》及《云蔽的星》，因非焦菊隐所译，故从本集中抽出。——编者

本集中所收的，没有《传布消息》（已由沈雁冰君译出，名《市虎》，收入“东方文库”。）与《梦境中的骑者》（见《燕大周刊》）两篇，而加入了另外的两篇：

一、《大卫大人戴了一顶王冠》（Sir David wears a Crown），因为这一篇是《煮扁豆》一篇的续编，故事相连，故将其从“Fifty - One - Act Plays of 1922, America”（edited by Shay）中译出；

二、《汤波生的幸运》（Thompson's Luck），亦从前书中译出。

中国戏剧界创作的缺乏，实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从来没有过正统的戏剧，在这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节，一切戏剧的文学与艺术，都待起手创造。可是在创造一国文学作品之前，势必要有国外文学作品之输入与影响！这在各国文学史上都可很清楚地看出的。这是我们有介绍国外剧本之必要的缘故。这一集中所介绍的，虽然都是些短小的作品，然而也未始不可帮助着读者探涉更巨更重要的作品呢。

《熔石田》一篇里，充满了一种强健的个性与人格的空气。读者很可以在这缺乏强健个性的中国社会里，见到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女英雄而自振起来。

《愉快、愉快的杜鹃》里，示出威尔士的甜蜜的爱的生活，与爱的伟大力量。

《锁着的箱子》是从阿美邹尼亚（Amazonia）的传说（Sagas）中取的材料。从这里面，读者可看出一个妇人的坚强的决心与意志。

《邮局》能给读者一种居于印度的深深的内地的一种神秘的精神上的美丽印象。

《煮扁豆》与《大卫大人戴了一顶王冠》给读者一种幻想上的愉快。

《银里子》使你发笑。

《我俩》一篇深刻地描写了德国人的家庭生活，描写物质生

活与精神生活的冲突。《天鹅哀歌》示给我们，一个人为艺术、为娱乐旁人，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到了至终还是依然孤零的一身，读之可泪下。

《受困的人》一篇，是这一集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此篇是描写英国社会的里面，不光是英国社会，世界各国的社会何独不然！人们品评一个人的身体，只看他穿得褴褛不褴褛，不管他有无才干，人格是否清洁高尚。虽然他家有大小几口人饿着，却没有人帮忙，给他们面包，还要在报纸上胡吹，说他们是幸福的人。真的，与其做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英国人，何如去做一个什么人也不加注意的哈欧直绿的人呢？在这一篇里，作者用的字句都是极愤恨不平的。这个人因为失掉了职业，去另找职业，几乎没有一个机会错过。可是只因为穿得褴褛，便永远也得不到位置。这是社会把他的面包抢走了的！这是社会挤得他到街上到大街小巷去乞讨的！这是社会使他住在冰冷的地窖中，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可是，可是社会上的人不责备自己，帮助无产阶级，反倒责备他，说他不长进，说他不应乞讨；到处嚷教他滚开，到处被人家叱骂。这是谁的罪过？一般资本家，就好像吮血的魔鬼。他们使一般劳工把血汗都挤出来做工，造成了成绩，劳工还得自己去受困，资本家却坐享其成地从上边分了肥。而且，当他们有钱时，他们有家庭，有快乐，有爱情，劳工的人们，便应该馋涎欲滴地看着他们，虽然是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妻子，也得分开。整天的在工厂的小圆窗边，瞭望着大世界的快乐，只是为了自己应得而得不着的面包，把一切都牺牲了，一切都被剥夺了去！因为这一篇两面地写，一面写受困的人的清洁的人格、意志、希望和痛苦，一面写这冷酷的社会的无情，所以我最喜欢它。《云蔽的星》中，淡淡凄凄地描写了苦人的生活。为了生

活,夫与子远渡重洋,姑娘们到铺子中去做工,迁居到异地,至终因病愁而死。这一篇与上篇同写无产阶级穷苦人的悲痛,不过所写的方法不同,空气不同。前者是沉痛悲壮的,后者是凄恻哀婉的。一篇是英国社会,一篇是美国社会,这两篇很可称为列强社会里面的写照了。

《汤波生的幸运》一方面写夫与妻之间不平的待遇,一方面深深雕刻出吝啬人的本色与其结果。此与莫里哀(Molière)的《悭吝人》(L'Avare)所给读者的印象相同。

今年(1926年)夏天,我漂流在北京,长夏无聊,除了读书而外,逐日译些短剧,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把这一集译完。自然,其间所用的工夫那么少,而我的性情又是什么事都要“迅速”(因为“迅速”是我平日的 discipline,不论做什么事,都以愈快愈妙)。心又不细,所以译得又生涩又有许多错误。后来便重新与原书校对一遍,改了不少的错误。其间一则因事情及课业太忙,二则间有小病,一直用了三个多月的工夫。然而其中的译笔,依然是生硬异常,间多欧化的地方。

论到欧化的译笔,我倒有一些意见。我以为文学作品,如严格地讲起,根本上就不能译为第二国文字,尤其是中国文字。因为作风,文字的构造与用字的轻重,很难找出相等的异国文字来。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文字,可以意译,文学作品,如果退一步说要译的话,就不能不直译。因为意译便把原作的作风精神一概丧尽,虽然直译也一样的丧失,毕竟多少还能有一些痕迹。以外国的文字互译,如英文译为法文,或法文译为德文,虽有困难处,究其语法相似,还不像与中文这样迥异呢。所以,若将外国文学译为中文,给不会外国文的读者看,就不能不另造出一种稍欧化的句子来,以维持原作的风味。自然,读者在初读这种生涩的句子时,一定觉得费力,如果读惯了,也就觉不出什么了。这犹之讲上海话的人初到北京感觉些困难,一到住了长久,便觉得很顺口顺耳了。所以我是主张译文学作品须采用欧化的句子的人。可是,若谈到戏剧,要搬到中国舞台上来的,我便极端主

张改译 (adaptation)。改译于中国戏剧的前途实在是有着绝大的帮助的。

无论如何,这集中一定有不少不可恕的生涩处及误译处,我愿在第一版印行后仔细再校一遍,读者若有所发现,请不时通知我。

《邮局》一篇为江绍原先生旧译,登在《太平洋》;今得其允许加入。《云蔽的星》是我的素珊替我译的。我都应十分致谢。还有帮忙我的孟和表叔、绍裘学长(原稿是他和素珊于百忙中代我抄的)及允我刊行全书的云五先生,我都应一一的致很深的谢忱。

姜西韵——译曲

从文西韵——译曲

海来个——译曲——焦菊隐 志

入改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岁一十,意小个——于北京燕京大学

家半取献——海来管

人什——安曲

人什——海来管

人什——基尔黑

人什——海来管

人什——海来管

人什——海来管

意来个——

品来 : 海来

书来 : 海来

熔石田^{*}

人物：司威农基——熔石田主人

幽蓉——他的妻

莉幽——他们的女儿

安那——幽蓉的一个亲戚

捷克宾那——一个老妇人

弗里达——一个小孩，十一岁

雪尔威——地质学家

幽安——仆人

殷德利狄——仆人

黑尔基——仆人

蓝外格——仆人

碧又格——仆人

宾拉——仆人

一个牧童

地点：冰岛

时间：现在

^{*} 《熔石田》，冰岛作家西古尔英生原著，1926年根据 Henning krohn Schauche 英译本译出。——编者

第一幕

——三、二、一（默）

〔田中。五只屋翼，彼此相连着，但为明晰的屋间所分。屋顶长着杂草的灰泥，墙是土和石头垒的。尽左头的墙没有门，只有从地上起两个窗户，靠上一些，有一个小些的窗户。次一间有门通到听差住室。第三间是牛奶房与储蓄室。第四间是个熔冶室。第五间是个干草棚。院中有个马桩。左边是一带夹板篱。各门前堆着从九匹马上刚卸下来的包裹：两只绿箱子、谷囊与家用品、木料，还有许多旁的物件。捷克宾那站着摸索一只谷囊。黑尔基正在解捆货的带子。通熔冶室的门开着。从外面可以看见安那在里边正铸马蹄钉。〕

这正是早饭前。

捷克宾那 （一半对她自己说）这想必是咖啡。（伸手去摸一只箱子）我纳闷，这里幽蓉装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想里面许有不少好东西。

黑尔基 那是一定的喽。

捷克宾那 我在这里有十九年了。每次女主人从镇里回来，还从来没有忘过给我带些称心的东西呢——而且带的东西也都不不是些细小的，上帝祝福她！咳，可是这上头的油彩都叫他们碰掉了。多么丢脸！（坐在箱子上去摸弄油彩）

〔碧又格与蓝外格从左方入，提着满桶的牛乳，进场就把桶放下。〕

蓝外格 他们带回家来的太少。我们在这一会子内还不致饿了。他们在哪儿啦？

黑尔基 他们在里边呢，正喝着咖啡。

碧又格 幽安醉了么？

黑尔基 还没有十分醉呢，他刚有一点儿高兴。

牧童 你们已经挤完牛奶了么？

碧又格 你自己不会看么？

牧童 吓，吓！（他的眼往木料堆上闪。他弯下腰去数木料的节瘤）一，二，三——

司威农基〔司威农基从听差室入场。黑尔基正。中田〕

司威农基 女孩子们，你们看怎么样，很大一堆东西，是不是？

碧又格 我倒是这样想！

司威农基 （向黑尔基）你已着手解捆带了么？好极了。吓，他们也都来了。

幽安〔幽安与殷德利狄从房中出来。幽安有些醉了。〕

幽安 我们亲爱的主人在这儿站着呢。给你请日安，蓝外格！日安！

碧又格与蓝外格 日安，而且欢迎你回家！

司威农基 （大笑）你为什么不用胳膊抱住她们接个吻呢？你害怕么？

幽安 不，我幽安不害怕。

司威农基 你方才喝牛奶，什么旁的东西也未吃呢。（跑进屋子去）

〔碧又格与蓝外格把牛奶提进了蓄货室去。〕
捷克宾那 （站起来）你们回家的道儿上，就没理会见什么特别的东西么？

殷德利狄 我倒不记得有什么。

捷克宾那 你看见许多鸟儿么？

殷德利狄 让我想一想，我想好像是没有看见。

捷克宾那 我也这么想。（进了屋子去。司威农基从屋中出来，拿着一个小坛子和一只杯子，把酒斟满了）

司威农基 看这一杯，这一杯是敬你的。

幽安 （喝）多谢。

司威农基 （又给殷德利狄和黑尔基斟满了）安那，你也来一口么？

〔安那出现于熔冶室的门口。〕

安那 谢谢你。(喝)

司威农基 (看牧童) 你也在这儿了? 嘿, 这些女孩子们都把牛奶挤完了。你想你能教那群羊在栅栏里站一天么?(牧童正要走) 等一会儿! 我昨天给你带了些小东西来。(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刀子来) 我看这刀刃是好钢, 刀子只有钢好才算好呢。(把刀子给他。牧童吻他) 这倒值不了什么。不要谢了。

牧童 (把刀子张开) 看嘿, 安那, 这是上好的猎刀。(合上刀子, 跑到左边去, 喊道) 斯那蒂! 碧拉! 斯那蒂!

蓝外格 你不用喊那群狗。它们都在栅栏里呢。(牧童下)

司威农基 这个孩子将来有一日必能做些大事的。像他这么年来牧八十只羊, 一只也不丢, 已经很难了。(把酒坛送进屋子去)

幽安 这老头子今天脾气特别好。

碧又格 我也正要这么说。

殷德利狄 什么, 他的毛货赚了最高的价钱呢。

幽安 我们若不卖好了货, 必然又要过另一种烦气的日子呢。

殷德利狄 你们想想捷克宾那问鸟的话, 她心中是什么意思?

幽安 真难说! 她心中惦着多少事咧。(司威农基与幽蓉从屋子进场)

司威农基 (在门内一边大笑, 一边说着) 我相信这群女下人们的眼都盯着绿箱子呢。殷德利狄, 你把那箱子都搬进来。(殷德利狄搬了一只箱子进去)

幽蓉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小屋子中。

司威农基 蓝外格, 你把那干草棚的钥匙给我带来。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挂着不是?(蓝外格跑进) 你们这些人应当把这些面包料搬到储蓄室的上层去, 咖啡和糖也搬进去。我想, 黑尔基, 你顶好扛一口袋放到磨房去。

黑尔基 好吧。

司威农基 (打开一个口袋) 安那, 这里有铁钉子和泊罗基木,

这里有为你自己买下的一点儿东西。(说着递给他一块烟饼)我倒要看看你能省着一点用不能。

安那 (轻拍在他肩上)上帝祝福你!(走进熔冶室去)

蓝外格 (走出)钥匙在这儿了。

司威农基 (开了千草棚的门)你们可以把木料堆在旧木料堆上。你们吃完早饭之后,幽安,你和殷德利狄顶好就去躺下歇一歇吧。你们一定很疲乏了。

幽安 我敢说,如必须时我可以做整天的工,而且还能和歇过的人一样出力气。

(〔殷德利狄又搬了一个箱子来。〕)

司威农基 (大笑)像你这样的人实在不多。

幽蓉 莉幽在哪儿呢?我以为她在这儿。

黑尔基 我方才看见她在场中走着。可是我没有见她回来。

司威农基 (走到夹板篱边,招呼)莉幽!

莉幽 (台上听见她的答应)噯,这儿呢!

司威农基 你是在那儿呢么?你不回家来么?

莉幽 (台上听见她的答应)我就回去。

幽蓉 你挤完牛奶了么?

蓝外格 挤完了。

幽蓉 你若是愿意看一看我所带来的东西,那么就进来吧。

安那 (走向熔冶室门。他手里拿着一个鼻烟壶,正搓着一长块烟饼,装进壶内)这味道倒是好一些,从前的成色变得和干草一样干啦。(喷烟)啊,是啊,有那么一回,可是在好早以前了。

黑尔基 你说的是什么事?

安那 从前一个冬夜,我正躺着等待捉狐狸。事情来得不巧,我想吃口烟的时候,发现我把烟盒忘在家中了。我想,我倒可以忍一夜,但我所躺的地方冰冷,赶巧又简直不见有狐狸来。我告诉你,我一直等到差不多天亮的时候,馋得我简直真情愿拿灵魂换上一口甜美的好烟吃呢。

〔莉幽从右方经过，她手中拿着些新采下的花，进了屋子去。

黑尔基 你捉着狐狸没有？

安那 捉到了。它来的时候正是我刚刚要回家的时候。

〔殷德利狄从屋中进场。

幽安 你一回到家，我敢保你一定是先找你的上好的大块烟叶饼。

安那 也许，我不记得了。那是一只我从来不曾猎得过的最漂亮的青狐狸。

〔弗里达从左边入场。她跑得很热。

弗里达 现在我已经把马拉到草地上去了。（擦她的前额）你愿意我替你拉风箱么？

安那 你顶好进去看一看，幽蓉也许有事情让你做。然后再到这儿来。（弗里达跑进去）

〔碧又格与蓝外格从屋子进场。

碧又格 你们看看女主人给我带来的什么东西！（举起一块布）拿这块东西做个围裙真是件可笑的事。

蓝外格 我得了一条带红花儿的手巾。（举起手巾来）还有一块胰子。（闻胰子）

幽安 我可以闻一闻么？（闻胰子）你拿这块胰子洗了脸之后，要是接个吻可真好。

蓝外格 可是我就不让你吻。

奎拉 （站在门槛上）我也得给你们看看我得的東西。

〔雪尔威从左方进场，肩上扛着一支枪，背后背着一个背囊。

雪尔威 日安！

仆人们 日安！

殷德利狄 我们没有看见你来呀。

雪尔威 （把声音放低）我可以见一会儿莉幽么？我找她有些事儿。

蓝外格 我告诉她去。（女子们退场）

殷德利狄 你有什么新闻么？

雪尔威 没有。

殷德利狄 你还在侯鲁住么？

雪尔威 是。

殷德利狄 他们那儿开始割干草了么？

雪尔威 还没有呢。

殷德利狄 他们总是在一切旁的收成之前割草的。

雪尔威 他们必须如此。他们也没有多少用人帮忙的地方。

〔蓝外格提牛乳入场。〕

蓝外格 这儿有牛奶，你请随便喝吧。

雪尔威 多谢。（饮牛奶）

蓝外格 我已经告诉莉幽了。（进去）

黑尔基 嘿，帮一帮忙！（殷德利狄把背囊托到黑尔基的背上，
黑尔基背着它从左边下场）

幽安（盘绕捆货的绳）我们现在可以动手把木料搬进草棚
子去。

〔莉幽从屋中出场。〕

雪尔威 日安啊，莉幽！

莉幽 日安啊！你想见我么？

雪尔威 你不恼我么？——我想你也许喜欢这件东西。（说着他从背囊中掏出一块野雁皮来）有一天我在一条小河边打的，我看它太好看了，就把皮剥下来收拾干了。我想你可以用它——就说做顶骑马用的帽子不好么？

莉幽 这真好看。

雪尔威 你若把翅膀这么拿着的时候，这斑点是蓝色的，若是这么拿着，却是绿色的了；这是光线所射的缘故。

莉幽 我真有些不敢收它。我和你并不熟识。

雪尔威 你若收下它，我一定十分快乐。

莉幽 那么我就拿着，谢谢你。（把手伸给他）这多么可爱啊！

雪尔威（低下声音去）你从来没有自己在熔石田中走过么？

莉幽 你为什么问这话？

雪尔威 你知道，那栗色树上有好看的斑痕；从这儿去也不过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我想或者你可以在哪一个星期日到那里去一回。

莉幽 （脸红）我不知道——

雪尔威 我礼拜天整天在那儿。再见，莉幽。

莉幽 再见。

雪尔威 晨曦的时候我在那里，日落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从左边下）

〔司威农基匆匆入。〕

司威农基 刚才走的那是谁？

殷德利狄 他走了么？那是雪尔威。

司威农基 他到这儿做什么来了？

殷德利狄 他喝了一杯牛奶。

司威农基 （向莉幽）我觉得好像他对你讲话了。这是什么东西？

莉幽 他给我的雁皮。

司威农基 哼！你就应当叫他自己收着。

莉幽 这也没有什么坏处。

司威农基 如果你要，安那可以给你买一块和这同样的。你怎么脸这么红哪？

莉幽 我就没想到你因我受了这块鸟皮就这么生气。

司威农基 我受不了他这个，他这个抛石头子儿的流氓！他就像一个漂泊者到处游来荡去。看他敢来给你安置陷阱！把那东西给我，等他下次再来时我交还给他，他一定要来的。

莉幽 假如你嫉妒我保存着它，我可以自己焚了它。（进去）

司威农基 （在门口谈话）那么你气得要跳脚啦。（向殷德利狄）我看你把绳带等都解开了吧。

殷德利狄 是。

司威农基 黑尔基在哪儿呢？

殷德利狄 他到磨房去了。

〔黑尔基从左边入场。〕

司威农基 他来了。你可以照我所告诉你的办。（进去）

黑尔基 有什么差错了么？主人的样子不痛快。

殷德利狄 没有什么。

黑尔基 雪尔威已经走了么。

殷德利狄 走啦。让我们把这件事办完。你到储蓄室去把我交给

〔从〕你的东西取来。

〔他们把木料搬进储蓄室去。安那出现于熔冶室的门边。〕

安那 哼，我觉得我老了。从前有时候我就着铁红热一次可造三支钉子，现在费半天劲只做完一个。

殷德利狄 我们只能年轻一次啊。

安那 我们也不能把老年的蜕皮抛掉，像以往的人们似的。

殷德利狄 你想摆脱老年的痼疾么？

安那 我不知道。我总想这新时光不是为我的。

〔弗里达入。〕

弗里达 安那，我招呼你去吃早点。（司威农基正出来，她和他撞个满怀）

司威农基 咳，咳！吓，你们已经把它都包捆好了放在草棚下了。好极了。现在，黑尔基你吃完饭，可以动手割泥草根，旁人睡完了觉就可以帮你。（低下声音）安那，你把莉幽叫出来吧！我要跟她说几句话。

安那 好，我就叫去。（安那与弗里达进去。司威农基把干草棚锁上，往储蓄室中张望，装作很忙的样子）

〔去〕〔莉幽从屋子进入。〕

莉幽 我来了，父亲。

司威农基 我没有听见你来的脚步。（微笑）你的脚步像只小马一样轻。方才我说的话你不难过么？那只是为你自己好。我不愿叫任何庸懦的游荡者在周围窥视你。教堂里很可以讲些